春秋左氏傳補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三

吳沈欽韓文起學

僖公元年 于聶北 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方輿紀要在縣北十里左氏以為次于聶北救邢即此城也

于夷儀 元和志故邢國今邢州城内西南隅小城是也夷儀故城在龍岡縣界夷儀故城是也在縣西一百四十里[?]要指邢之遷所遠狄難也今甚所遷仍在順德府邢臺縣境上而遷于狄尤使為安此夷儀當近齊衛之郊一統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並列三國之著其勞也春秋孫復[?][illegible]之書諸侯城師師以救鄰國之急以師為重故不書爵[?]

于檉 水經注潁水自陳城西北而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潁城北王隱曰犨北

有谷水是也華即權矣杜預謂在陳縣西北非也權小城在陳郡西南方輿紀

要擧城在陳州西北

虛丘之戍將歸者(簡)服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爲越

因兵將遂殺而敗之所以惡傳之也按此與杜預同而爲妻孥然服是從先師

得之杜則有心立異要者可定其從舍矣欒氏兼蘩以證與虛丘在費縣內亦

無可考

汶陽之田(簡)方輿紀要汶水出泰安州六府萊蕪縣東北七十二里原山之南往

所謂北汶也運河記汶水自泰安州經寧陽汶上縣界又西至東平州注濟

水經枝道也 水道提綱汶水舊自寧陽西流至東平州東六十里之戴村又西行州城南至安山湖合濟水自明永樂九年尚書宋禮用白英策分南北明書

濟于戴村築壩遏其入濟運而南流八十里至南旺

按應劭云汶北爲陽水南爲陰蓋在今兗州府寧

陽縣北漢置汶陽縣在曲阜縣東北四十里非此汶陽也

及貫）一統志貫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

爲己甚矣）按夫家弱不能討又哀姜爲僖公君母無自討之理然則齊之誅之是也桓公所以伯也

二年滅下陽）元和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

盟于貫）水經注汳水又東逕貰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貫城在蒙縣西北杜云貫貰字相似貰在齊謂貰澤也非此矣一統志蒙澤故城在曹州府曹縣南十里即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城在今歸德府商丘縣境界

傳屈產）即北屈縣今之吉州寰宇記古梅山已有駿馬方輿紀要屈產泉在

汾州有石樓縣東南四里水經注龍泉出吐京城東南道左山下牧馬川上多產名駒亦名原產矣

假道于虞一統志吳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此路也要中條山之支阜也

冀元呂思誠圖記冀亭遺址在蒲州河津縣北十五里

顛軨水經注大陽縣傅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阪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大陽城北對長阪二十許里謂之虞阪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元和志顛軨阪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七十里穆天子傳天子南登于薄山寘其軨之隥

鄍寰宇記鄍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紀要其城周四里亦謂之鄍塞

三门）元和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河出其間有如三門故亦謂之三門紀要在解州平陸縣東南五十里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服杜解皆非也言虞國往日因冀不道興師伐之冀之創君實使之以見鄭國得相征伐也已伐虢亦有故

桑田）方輿紀要稠桑驛在陝州閿鄉縣東三十里虢公敗戎于桑田即稠桑

三年取舒）方輿紀要舒城今廬州府舒城縣治

陽穀）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傳）不曰旱不為災也）得雨以災之道後漢書禮儀志注引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時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群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繳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

所苦生據寡人當死百姓何諺請以身塞責狀也

四年 次于陘 楚世家作陘山 按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百一十里 方輿紀要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三十里 蘇秦說韓曰南有陘山 說楚曰北有陘塞 史記魏襄王十六年伐楚敗之陘山 又秦攻陘 使人馳南陽之地 徐廣曰陘山絕之名 今自陘山而西南達于襄鄧皆羣山綿亘 故昔以陘山為南北之隘塞 按陘山延袤甚廣 注家注陘者不一 徐廣謂密縣有陘山 杜預指召陵之陘亭諸在許州郾城縣南 皆與傳文進次于陘不合 韓策秦攻陘 歸因割南陽之地 至陘已近南陽 當在今汝州南

召陵 一統志召陵故城在許州府郾城縣東三十五里

及江人黃人伐陳 高氏曰此書及者求魯及之也 蓋上齊人執轅濤塗乃齊及

之弁按杜預乃因穀梁內師之說然預何以知齊不以為也

傳）風馬牛不相及）服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高誘注呂氏春秋紀注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群遊從牝于牧之野風合之管子侈靡篇作侯亮之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張世南游宦紀聞牛走順風馬走逆風亦是一理

五侯九伯）詩旄丘疏漢張逸受春秋異議鄭云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按太公以本侯周公主陝以東召公主陝以西）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也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服虔如此說故鄭駁之）是天子何異何夫稱之首如鄭說如此按周禮八命作牧然稱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侯復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按孔穎達本不知鄭學此傳疏雖引鄭說而有心排抑之況不分明故復録

之往食者皆瑣者尋杜預注甚易閑記宜其以鄭爲煩碎不近俗情也

夾輔周室 儀禮既夕注在左右曰夾穆天子傳左右夾佩注夾佩左右兩佩詩疏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此言太公周公分陝佐治也夾亦通陝權其上則與實主夾之也釋文夾本亦作陝襄十三年公羊傳注勝陝使敵不盟

西至于河 以東伯所至之界至自河陽而止

南至于穆陵 元和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北百九十里按此言征五侯九伯所至不應遠在封域黃州麻城縣有穆陵關在州北二百里在縣西北一百里一統志木陵山在黃州府麻城縣西北九十里山上有木陵關木唐書作穆鄂岳觀察使李道古討蔡州吳元濟引兵出穆陵關是也太公所履當在此權西南則陝右所至猶唐以襄漢爲山南道矣于欽齊乘以益都臨朐縣東南一百里

大隗山為穆陵關棠棻繫其說是讀經傳而不明其文句者也

北至于無棣　通典滄州鹽山縣春秋時無棣邑水經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又逕樂陵縣西東北逕鹽山入海蓋四履之所抵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並管仲以責楚無棣在此方〻為近按漢東〻作無棣主東北境諸侯與所齊不封〻地也在遼西者猶〻今永平府

昭王南征而不復　高誘注引傳征下有以字唐石經竹書紀年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　按振者出其屍也劉恕通鑑外紀昭王南巡將反濟漢〻濱〻之人以膠〻舡王至中流膠液舡解王及祭公溺焉

徼福 徼書作儌假借徼古竟細徼傳徼古而細循也小道也毛居正六經正誤徼幸之徼從人巡徼之徼從彳今書亦傳誤已久不敢改也

方城以為城 元和志方城山在唐州方城縣東北五十里方城縣今南陽府裕州注此言因山為城水經注作萬城也方與万相似而誤

循海而歸 謂其道當沿淮而下經泗州海州入山東沂州府而至國也可證

遵海而南 放于琅邪也

靡靡 方言靡廢靡廢也孫楷引字書曰靡麻曰靡

攘公之羭 釋畜夏羊牡曰羭列子天瑞篇老羭之為猨也張湛注羭牡羊也玩繇意言寄語生者其墓乃至攘主人之羊杜預謂羭乃攘公之美不辭甚矣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杜預云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在禮無何國君之子長可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春官與分職達子來朝則以從君信之男度可婚其事年在冠婚而後可也未有十歲幼童得行朝禮之此言不知何據）

于首止（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滅弦（水經注巴水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方輿紀要軑縣城在黃州府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弦城在光州西南）

晉人執虞公（杜云晉侯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于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按春秋之義有見于彼而又見于此者于杜見一義于此又見一義滅同姓罪之著者也于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書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亡身虜者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為可恕也劫賊殺人取材而分

貸于上源亦可免乎

傳)辛亥朔日南至) 隋志春秋緯命歷序魯僖五年壬子朔旦冬至

觀臺)尚書大傳天子升舟以小鼓待恐觀臺恐注恐讀為亟亟次也觀臺口

口知天時占候也大雅靈臺疏引服注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鄭注靈臺

與辟廱同處斯無之觀臺亦在泮宮之玉藻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又既視朔

遂登觀臺表準之遂者遂事之名不必與太廟同處也

不校)大戴用兵篇子曰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范氏論語注校

報也

道柏)杜預云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括漢志安陽安昌屬汝南郡安陽有

江國江亭陽安有道國道亭此當作陽安元和志道城在蔡州今汝寧府確山縣

東北二十里一統志柏亭在汝寧府西平縣西

輔車相依 小雅正月其車既載乃弃爾輔正義輔是可解脱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韓非十過篇宮之奇諫以虞之有虢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義同小雅相解述傳

脣亡齒寒 莊子胠篋篇脣竭則齒寒韓非存韓篇脣亡則齒寒亦見趙策張孟談說韓魏語

虢仲虢叔 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韋昭注鄭語同按隱元年傳明云虢叔死于制則虢叔爲東虢矣通典虢仲國在陝州平陸縣元和志虢有三北虢今陝州平陸縣東虢今鄭州滎陽縣西虢今鳳翔府扶風縣方輿紀要上陽城在陝州城東南又虢城在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周文

王弟虢仲初封此是為西虢平王東遷始徙于上陽為北虢或曰此亦是虢仲
之采邑支子所封據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當春秋莊王之世則虢仲之封
本在上陽至隨平王東遷者非也元和志鳳翔府虢縣周文王弟虢叔所封是
曰西虢世虢叔封在滎陽為鄭所滅其地之虢非虢叔也詩支子所封者皆是

藏在盟府　用于大宰府乃名昆吾治而倍之全版藏府而藏之周官司約職凡
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注云大約劑有儀者丹書此在盟府之遺古
又司勳職大功司勳藏其貳注云貳猶副也功書藏于天府又副于此者以其主
賞據天府職未見其事

神必據我　詩傳據依也

均服振振　續輿服志宗廟諸祀皆服袀玄獨斷曰袀紺繒也士皆袀如注云

華蓋注古文蓋爲豹蓋同也同音者上下皆字也此均服者亦謂示常皆繆

天策焞焞 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

也主天子之僕 文云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傳一西云天策星主（晉伐虢策星[illegible]十三度）

策星也傳云日在尾月在策日東月西故策星在西方杜預云天策傅說

星注謂天官書之文考天官書無此文也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焞焞即

傅說星也乃星藝杜預之謬說不足爲據

六年圍新城 水經注密縣故城春秋謂之新城方輿紀要密城在開封府禹

州密縣東南三十里即春秋之新城

傳于武城 一統志武城在南陽府北一名武延城元統志武延城在南陽縣北

百里

七年甯毋 一統志泥毋亭在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

逢知臣莫若君 管子大匡篇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成氏孔氏子人氏 成氏僖四年々成賈篤僖二十年々成堵寇是也孔氏上孔叔子人氏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名語者也

八年用致夫人 鄭玄曰夫人者姓氏逆女公羊伝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齊媵穀梁以為妾々辯若劉向以為成風文肴以為文姜則權子々説十以令考之左以為齊媵則僖公賢君必不以妾為夫人桓公伯主必不以齊人之為妾者謂成風則僖公豈有為父立妾之禮成風致非嫡又非祔主安可致于廟若謂文姜則事隔莊公一世何待至此方祔惟以為哀姜則庶幾近之穀梁

按左氏因僖公有微然以此為哀姜竊有未安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

犯淫昏之罪被殊死之刑不以子行豈堪以廟且殺之者齊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為霸業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配食先君齊桓之心必不慊僖公亦豈不乃至使僖公忘國危之恥而媚已死之鬼則請葬時固已並行之不待八年之久方憐其於竟善主也然則夫人者固成風妾媵善助祭之事

孫復春秋發微曰僖公不尊母嫁以廟見不得與祭也

尊成風為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為當入廟之典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謂男殁姑老者傳家事于長婦雖正適夫人既有嗣君則宗廟之祭君與其嫡爲之而母亦與成風胡爲而致于廟也曰喪禮所謂主人者其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執喪杖母爲之主婦則祭祀固推母為主婦矣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以其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不與祭故族人不服宜之喪服曰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

与祭此亦準酌人情恐七十之年為老不復堪奉遂更再其成風之助祭矣

疑也若羊舌傳等娶楚袚乃夫人乃是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

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皆擇昭德舊族其秩次

班班可考魯與楚素非異姓華夷之辨見于尊爼必不共奉宗廟又齊與

楚風馬牛不相及楚即嫁女于魯齊肯以姑姊妹為媵哉此極易曉乃任

情好異不自見其睫耳挑鼻之言又若之辨也 漢武帝崩後衛皇后以罪誅不得配食霍光緣上雅

意以李夫人配食追尊為孝武皇后其說已行

後人則夜毎循衍以事之其一端也

僖于采桑 水經注河水逕北屈縣故城南又南為采桑津里克敗狄于采桑

是也寰宇記云此鄉城在蒲州寶鼎縣北二十一步河陰此鄉城即采桑津

也按此說非也一統志采桑津在吉州鄉寧縣西

則弗踐也）傳意言哀姜四事俱在一朝之廟乃亦禮杜預言哀姜惟不薨于寢故不得致殯与傳違僖公請葬但聽其祭於自然不反殯遂得致哭子即位廟前之例後正寢于兩楹之間与其薨于外者比乎子先已附此大義乃而設之身注秋穀魯國當恥不赴同盟又可知矣杜之狂謬何可置乎

九年葵丘）亦侄注黃濟自城南東逕葵丘下元和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之屬衛輝府）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盟臺其地名盟臺鄉故葵丘者四亦作注春秋古地名云葵丘今鄭西三臺是也又賈逵云河陰澤中方丘即鄭丘也三臺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故鄴城內河陰雅丘之蒲州府榮河縣北十里皆非此葵丘也

傳（小白余）杜注余身也郝敬云今人亦自呼為身魏志后妃傳毛皇后父

封侯諱輒自謂侯身南史孔覬覬傳云侍中宋露冬笑不由身庾悅侍御蔡相同

曰身七年未得子孫今生饒以戕矣見忠是從時並稱我爲身也

藐諸孤）呂忱字林藐小兒笑也廣雅釋詁藐少也

貞也）釋此絶三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爲貞

公家之利）高誘曰公家公室之稱也

于次）士喪禮注次謂斬衰倚廬又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騶東方

者以中門內殯宮之突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門廬在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

戶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地取鄉陰至此廬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

也按殯立殷殯西階也

及高梁）水經注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紀年晉出公十三年智伯瑤城高

梁一統志高梁城在平陽府臨汾縣東北

潞朋 潜夫論志氏族潞氏姜姓

十年 狄滅溫 杜預云滅而居其土地故襄王以賜晉文公狄因未嘗居之也

使殺里克以說 杜預云自解說不篡故以說謂示討君之義夷吾久在外其入也秉國之主假援郤芮何嫌於篡而殺自解說

夷吾無禮 葬服曰惠公烝于獻公夫人賈君故申生冥遠于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處以賈君為申生妃世士故處國之說于今無稽要切近

若重問 聘禮賓於朝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禮問大夫如此

七輿大夫 服云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蓋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前申生將上軍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樂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樂氏故

韓非外儲左篇言叔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是輿者大夫家車乘之名大司馬屬有輿司馬上士八人服以為輿帥是也

賜晉侯命 周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韋昭云端委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制諸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未賜爵即謂未賜命者小雅箋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使代將士將六軍若出於云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紱不得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于正君白虎通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至盛周之隆天子統御諸侯是咸外諸侯雖得世國猶須王命方敢用其車服公羊傳王錫命者何

如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不以此爲重輕也

又知賜命以車服爲正事其受玉者乃將命之飾耳杜預謂不賜命圭非矣

受玉 玉人職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

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疏引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爲證則此受玉者

受琬圭也 知非命圭者以玉人之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

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

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然則諸侯自始封以來受諸天子世世守之惟朝覲

執以見王故虞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于群后馬融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

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群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覲禮云侯氏坐取

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尚書大傳謂諸侯執所受圭與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

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故諸侯朝覲畢王還其玉是常禮也馬融云卒乃復五玉禮終則還之然知嗣君即位於天子正須執命圭以合瑞不得易一君復當一瑞也其尋常聘問亦皆有玉典瑞職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注云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等桓信躬與穀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聘禮云使者受圭又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行聘之玉事畢亦還之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自相聘問既然還玉則諸侯于天子之玉亦還于事畢可知

惰于受瑞

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升西楹西致命公當楣再拜是鄰國之臣致其君之命再拜而受于天子之使致命則降階再拜稽首可知也晉語說惠公受瑞事云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則其惰而

不共甚矣瑞是玉之通稱與瑞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故珍

圭玉琬圭鄭通解爲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等近見尚書五

瑞之文見此傳有器瑞之語遂誤以爲命圭同謂襄王賜晉惠公命晉之命瑞

命也謂俱取信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也下賜晉文公命則稱爲之命命服

此同是賜命而不解異解誤於傳叙惠公但言受玉叙文公但言受冕服其

實賜玉時即賜冕服致冕服前亦先送玉但所指各異耳一見之自可悉

會而考之氏程瑞于故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元志姜岌以爲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

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

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三五誤爲三

纖廉選著

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注云管仲之後于齊沒不復見忠之史記管仲列傳曰子孫世禄于齊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襄子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生微凡九代也

十五年于鹹續志濮陽有鹹城或曰古鹹國一統志鹹城在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

十四年城緣陵前志注薛瓚以緣陵即北海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南紀要云縣東南五十里

遇于防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周八里高三里孔子合葬于防此是也鄫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沙鹿崩）方輿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亦名女姑山周穆王女叔姑

曾居此

傳）公怒止之）傳言止則但留而不遣明矣此年曰止之明年曰歸于鄭

兩事互證

左之不存毛將安傳）高誘注呂覽文其則毛無所傳也新序雜事二魏文侯

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

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

十五年于牡丘）方輿紀要牡丘在東昌府茌平縣東北七十里集十五年盟于牡丘齊

謀救徐故以築牡丘即此

次于匡）方輿紀要匡城在兗州府[illegible]縣西南十五里[illegible]

僖公五年次于匡 匡即此匡[illegible]

伐厲 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忠云厲賴一國公羊傳十五年穀文云厲莊音賴 欽韓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今光州殷城縣南賴亭志以厲古賴國者亦經注溳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故賴國也即今隨州厲山店並酈氏以厲鄉為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魏志在光州又非德府鹿邑縣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云厲音賴

于婁林 續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蔞林一統志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

戰于韓 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秋戰于韓原即此地一統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二十里方輿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

故城有耕亭即秦晉戰處

傳不書朔與日 長歷五月壬子朔小隋志劉孝孫推合癸未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書交分入食限差一閏今歷推之是歲四月癸丑朔書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六入食限

屬賈君焉 杜預云獻公次妃按傳云娶于賈無子明始適夫人也預何從知為次妃蓋誤仞寵驪姬為夫人遂謂獻公先無正室

盡納群公子 杜云武獻之族按獻公之子九人申生之殺被逐晉語云驪姬又譖二公子究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焉與武公之無涉

虢略 水經注虢略在陸渾縣南九十里按虢略當在陝州治之西不能至陸渾也

解梁城 元和志故解城本春秋時解梁城漢解縣城也在蒲州臨晉縣東南十八里

涉河侯車敗 劉炫以為侯車秦伯之車敗実武云五字乃卜筮之所下人之詞當依劉說按此亦占詞也秦伯筮之既旅占以為吉而復有涉河侯車敗之語故疑其不吉而詰之也秦伐晉則秦當渡河下文三敗及韓韓是晉地故晉侯曰寇深矣謂秦方涉河晉侯之車已敗則前後事俱不相属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鄭實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猶算法所謂除廿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亦君而為之時與成十六年其卦遇復皆占七八為夏商之易狐者以蠱為事其君象云禮有雄狐之行故云必其君也齊詩有雄狐謂襄公

氣益狡憤 淮南俶真訓狡作 廣雅釋詁狡健也古佼好ゝ字多假狡爲佼月令養壯佼註佼
童傳昭公有壯狡ゝ之正義孫毓云此狡狡好ゝ狡謂有貌善實者也樂記
注引此傳作血氣狡憤此狡宜作交釋文狡本又作交疏云言馬ゝ血氣狡
作憤怒也疏亦作交字翁傳刻誤也

拔舍 大司馬職中夏教茇舍注舍草止也詩傳茇草舍也正義草中止
舍故云茇舍字書作草尉繚子武議篇吳起与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
ゝ以蔽霜露此茇舍ゝ事也說苑尊賢篇魏文侯以語舍于樹下也

冕服裒綴送 問喪篇冠至尊也不居肉袒ゝ體也故爲之免以代ゝ注肉袒則
若免ゝ狀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注至小斂變服家主人免者齊衰將袒
以免代冠此稱姫ゝ服者如喪服女子子適人爲昆弟ゝ爲父後者齊衰期

惠公師喪身虜雖未即死而同于死凡喪禮吏事須致哀則先報赦記

涅柩反哭並先此內晉侯將喪者租而哭故以免如玉藻注免悲哀哭踊之

時如宋程泰之訓免如免冠之免反以鄭君舊為非不知于此傳作何解也妄矣

曰上天降災　至　哉之　猜之此下至惟君裁之左傳文本無此後人妄增耳協韓

文亦言古本無此四十七字并列女傳敘穆姬並作傳文有此語孔陸之本偶

失脫奪耳

舍諸靈臺　長安志周酆宮在鄠縣東三十五里西安府志酆宮在縣東二十

五里即靈囿之地中有靈臺

瑕呂飴甥　杜預云姓瑕呂名飴甥按瑕當為其采邑晉見有瑕城呂甥

方輿紀要瑕城在解州中三十里故郇邑呂甥邑也

後地與伐暮素霸之傳于下皆云呂郤明瑕非姓

作州兵）案周官兵器本鄉師所掌州共賓器而已今亦令州作〻也惠云州兵猶魯〻作丘甲也

遇歸妹〻睽）此上六只就歸妹上爻變成睽象与辭〻否同服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用兵刺羊〻象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〻在羊上故刺羊無血也震爲竹〻爲筐震變爲離〻爲火〻動而上其𦼮不下故筐無實也三至五爲坎〻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〻受水故坎爲〻澤〻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離爲日爲火秦嬴姓水位三至五爲坎象水勝火故爲嬴敗姬五至三有坎爲水象震爲車〻行水而脫其輹也震爲龍〻爲諸侯旂離〻震故火燒其旂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離爲先君〻宗

廟故曰宗丘坎為寇為弓故曰寇張之弧按賦之言家器与宴翻同真社

變而通之者横為空缺寡孚之往掛退故復歸之六為宗廟指歸妹上六

故云不遇金而敗于宗丘

隊韓當（盟于王城）案吳寤州有陽地村續志王城在同州朝邑縣東按續志劉昭注解王城為大荔戎

王之城按秦本紀厲共公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此謂得

戎王所居之城自在北地与塹河旁事不相屬而徐廣就班志之誤文释王

城為非晉由是益為纏擾方輿家療不經之殊不思傳文之時三見王城

秦時方强大荔何從而據王城之名乎以為王城乃周盛時所築下已耳

此一役也）賦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按當從賦解杜預云蓋惡不復可當一

事之功並戾貴解為惕對秦伯必不至如此

饋七牢焉 周禮掌客職侯伯饔餼七牢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 宋之記隕石亦在宋州宋城縣北一名漆溝有老云此水

有時瑪瑙五石存焉

六鷁退飛 白孔六帖引三蒼云鷁鳥高飛小鷹司相擊而孕吐而生子其色

蒼白徐鍇詩傳一曰鷁一身九頭

傳今茲魯多大喪 惠云呂覽任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也

此與襄廿八年今茲宋鄭其饑字註皆當訓為年

取狐廚 水經注平陽水東逕狐谷亭北狄侵晉取狐廚者也一統志狐谷

亭在平陽府襄陵縣西

及昆都 方輿紀要平陽府南有昆都聚

十七年伐英氏　一統志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

滅項　寰宇記項國城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于卞　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密姬　周語有密康公韋昭云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康公密君姬姓方輿紀要陰密城在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志云古密國路史國名紀盟會圖云密周圻內國宣王滅之是今開封府密縣然二國皆已滅矣審密姬所來國

以為太子　韓非難三人有設桓公隱者桓公不能對管仲對曰三豺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蓋即此事

雍巫　杜預云即易牙按史記集解賈逵云以易牙為雍巫字索隱曰未

知何據按管子有常巫恐與雍巫是一人 欽韓按管子小稱篇曰臣願君
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又云覺知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
去苛病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
與作亂如二書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省從中出之事其
有寵于衛共姬信矣傳于寺人貂上宜脫易牙字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長曆十二月乙亥九日辛巳十五日按禮殯于日
出時言夜殯明其非常殯也證上棺不具死于胡宮而不舉喪出而不殯

十八年戰于甗 甗齊地在今濟南府歷城縣界

傳師于訾婁 元和志訾婁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北十八里滑縣志在縣西南
六十里

命曰新里）一統志新城在同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梁新里也

十九年曹南）一統志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

傳）次睢之社）續志注引博物記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之社即次睢之社一統志云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按水經注睢水入泗謂之睢口不至沂州也杜傳說之誤方輿紀要睢水至宿遷縣東南而合于泗水今為大河經流 睢口六口小河口則次睢社當在徐州府境

廿年鄫子來朝）水經注黃溝又東北逕鄫城十三州志今成武縣東南有鄫城俗謂之北鄫者也一統志鄫成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古鄫國縣志鄫有二城此為北鄫城又南二里曰南鄫城

廿一年子庚上）一統志原鹿廢縣在潁州府阜陽縣南按續志濟陰乘氏

縣有鹿城鄉水經注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

京杜並謂此亭也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鹿不謂乘氏也方輿紀要鹿城鄉在

曹州曹縣東北

于盂　一統志盂亭在歸德府睢州界

執宋公以伐宋　杜預言為諸侯所疾故經見衆國共執之文按宋襄雖為楚

中衰之上下也楚雖强大制山之蠻夷也若楚之執之則為禮樂之邦孟俾

疆梁之志逞焉人扶陽抑陰不与楚子之執宋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亦可從

也杜預于大義全然憒憒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經曰使則有使之者矣使之者非楚子乎（其從口稱使則知為）

楚子既是來魯必其不稱君命而私交乎杜預謂不稱君命行禮故曰楚

矣

人此訓嚴穴而昧康莊也絕不言楚子者亦惡楚也璧袁得志於本上國

由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致此

盟于薄）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漢志山陽郡薄縣臣瓚

曰湯所都

傳）脩城郭）服云國家無荒則無道之國來而加兵故修城郭為守備杜氏

親于食故修土功給其積食亦敝業之業矣宋史趙於于趙州下作城服氏食

其力是也

任宿須句顓臾）方輿紀要任城廢縣今濟寧州治春秋時任國宿見隱元年

須城廢縣在東平州治古須句國地顓臾城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南

十里曰南武陽城

廿二年戰于泓（宋字記泓水在宋州柘城縣西三十五里今按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舊經志云即渙水支流也稱泓外儲作泓谷傳寫之訛）

祭于野者（野祭亦見禮蜀志諸葛亮初亡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表曰亞言上于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周禮太祝職九祭二曰衍祭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今又案巫學望祀望衍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封禪書注李奇曰山陵曰衍李陵對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為衍也是野祭即古之衍祭漢書武帝紀止禁巫祠道中）

大司馬固諫（硬矣武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以固諫堅詞以諫故子魚為左師不為大司馬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是此大司馬固矣硬矣矣）

臧鏞選著

司馬曰」即大司馬固首文耳杜預以子魚又非也

門官殲焉」門官即門子也卿大夫之子弟衛于公者之衛夫襄九年傳大

夫門子皆從鄭伯

鼓儳可也」廣雅釋詁儳疾也周語我罷焉以輕儳注儳進退上下無列也

廿二年圍緡」水經注菏水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宋之緡也一統志東緡故城在金

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傳逆取焦夷城頓」一統志譙縣故城今穎州府亳州治春秋陳焦邑方輿紀

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春秋時陳夷邑水經注穎水東今谷水東北逕

南頓縣故城南左傳所謂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南徙故曰南頓今其城在

頓南三十餘里今陳州府商水縣治即南頓故城

策名委質｜傳晉曰質古贄字管子小匡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
皮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
也　穀按春秋文質之字並同贄古者士相見禮凡敵者再拜送贄卑者
奠贄再拜不親授義如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一所謂委質者委之于
庭不敢送于君前也聘禮賓覿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門右東上奠幣
皆是奠諸地杜以質為形體委為屈膝于典制無所知殊失其義
杞夷也｜杞自同夷不勤職貢故天子黜以夷狄之禮斷之曰天子黜之也杜預
謂仲尼貶之此何異何休之進滕侯薛侯以其罷爭乎
不然則否｜按此謂未同盟之人棄不審其名如不赴者不書也若已同盟於
不赴者策書固已悉之書其名若不書之志致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

吾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而不以名告穎達傳例欺誤後學

出于五鹿 按元城之五鹿書呈沙鹿地記云五鹿司馬彪志云五鹿墟

故沙鹿有杜注于元城縣但引漢元后事證沙鹿猶云于衛縣下云濮水

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晉文公受塊于野人即此處又引京相璠云今衛

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以別元城之沙鹿非此五鹿書甚明曉頤粗高

反注在元城者非也方輿紀要五鹿城在大名府開州南三十里

公子安之 晉世家重耳留齊凡五歲

將薄而觀之 姚寬西溪叢語云閔晉等聯脅欲觀倮句其保誤後

句按晉語云設微薄而觀之傳言不作薄近之義月令曲植籧筐注曲

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苗自關而西謂之薄漢書周勃

注傳惟儔不修諸此儔字淮南人間訓高誘注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若是上從前同設薄以觀之此則垂簾薄以徹窺與闚並迫覩者皆迫近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釋文亦謂國語之薄簾也杜與韋昭同解為迫近是也

波及晉國　韋昭注波流也按波與陂聲同陂蓋也

辟君三舍　杜預不聚為注軍行三十里為一舍穆天子傳注舍至于舍之言注三十里乃舍也

奉匜沃盥　韋昭注婚禮將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按昏禮士昏此文異漢禮也少牢禮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士虞禮注槃以盛棄水為浅汙人也

並知沃盥之次匜水錯于槃中執匜者以匜口沃盥者之手瀉水受以槃矣

巽乃授以巾

洗而揖之 郭璞爾雅注揖推手也 衹特牲禮注尸尊不就洗又不揖讓曰有巾故不揖也此公子揖者為奉授巾也致鄉飲酒禮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云沃洗者主人之羣吏並則公子洗爵亦自有御者沃洗奉水懷巾奉不得並其不授巾自揖手使乾也

公降一級而辭焉 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聘禮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是禮賓主不敵賓必降拜公必降辭也辭者辭其降拜非辭其稽首 杜謂辭公子稽首殆言之不詳也

廿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公羊言不孝杜預辰之故謂其之疏于迅夫之孝自絕于

周並傳愿著富辰之諫見其善怨念帝勃作失度女禍作于內晉戎獸

于外戰其自取書曰出居見篤棄之主失據此帝自說映符此謂疏于迅

夫之孝而先后如何之說乃其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救第予

傳 圍令狐 一統志令狐城在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

入桑泉 一統志桑泉城在蒲州府臨晉縣東北臨晉縣志桑泉城今孝東

村南小土原呈其形而其下為泉水溝

取臼衰 衰一作箕 臼城在解州西北

于盍柳 方輿紀要蒲州猗氏縣北有唐柳城

軍于郇 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亦作旬注沫水又

西道郇城京相璠土地名曰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之解
故城東北二十四里者故城在猗氏縣故城西北郇伯名之為郇城服虔之說
賢于杜氏矣方輿紀要郇城在蒲州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以田渭濱 韓詩外傳三作惠賞賜赤狄在今臨安府白狄在今延安府及鄜
州境與渭水皆遠惠字或是也
女中宿玉 釋文云或云玉字按韓非書無玉字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乎死
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
豎頭須 韓詩外傳十里鳧須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
推割股肉以食重耳

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疏以盾爲嫡子固然以叔隗爲內子則姬氏之意欲相推而未必遂其事耳宣二年趙盾請趙姬爲君姬氏則固以趙姬爲嫡母矣

縣上爲之田 輿地廣記汾州介休縣有綿上山之諸之介山一統志介山在汾州府介休縣南四十里

公子士洩堵俞彌 殿本考證云依本讀作公子士洩

管 方輿紀要管城廢縣即鄭州治昔管叔封于此

毛聃 彙纂毛在河南府宜陽縣界 王鳴盛曰毛不詳但路史云毛伯國上邽縣有毛旁有毛泉上邽今甘肅鞏昌府秦州地 一統志上邽故城在秦州西南六十里 毛泉見水經注並不言即毛伯國路史或別有據路亦作注語今又東得毛泉水水又東逕上邽故城南苟

可以彷彿古封則酈氏之言之矣漢以來人不之據此說以又言字非之省

斟亭按史記索隱云丹或作那即那在之荊門州之邢城也

雍　續志河內山陽有雍城一統志雍城在懷慶府河內縣東北

畢原鄭　元和志畢原即京兆府咸陽縣所理畢公所封即此地又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方輿紀要畢公高封畢原在咸陽縣北五里志又云畢原在涇陽縣南十里原國即懷慶府濟源縣之原城鄭城在西安府鄭縣東五里按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西百官黜豐侯錫以七百六十二

三禮圖曰豐國名以豐侯亡國名爵以戒酒注豐國酒荒曰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于酒器其形罌之故以為戒也

郇　已見前按郇州又有栒邑在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疑郇古國于此

應）預注襄陽城父縣西南當作襄城父城縣傳寫之誤續志潁川父城有

應鄉晉書地理志武帝分潁川立襄城郡方輿紀要應城在汝州寶豐縣

東三十里古應國

凡蔣）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周公子凡伯國一統志蔣

鄉在光州固始縣東新唐書世系表周公第三子伯齡封于蔣其地光州仙

居縣也

茅胙祭）一統志茅鄉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南胙城故城在衛輝府延津

縣北三十五里路史國名紀今管城東北十五里有古祭城方輿紀要祭城

在鄭州東北十五里周公第五子所封後并于鄭

召穆公）明統志召亭在鳳翔府岐山縣西八里古名召之邵

於諸姬爲近）鄭乃厲王之子宗姬封國無近于鄭者杜預云亦近也

狄國貪惏（楚辭王逸章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惏一切經音義楚又作林

惏二形於廣雅書傳或爲飢而惏方言晉魏河內謂惏曰殘楚謂之貪

婪卽惏

甘昭公）水經注京相璠曰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北對河南故城世謂

之鑒洛城鑒甘聲相近卽王子帶故邑

王御士將御士之）周官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士蓋卽虎士之屬杜預云十二

人之御士撲狀何蓋又周禮無御士之官杜所指蓋太僕屬有御僕下士

十二人爾

及坎欿（續志注北道記在鞏縣南

寅于汜）水經注襄城縣南對汜城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廿一統

志記城在開封府記水縣南三十五里今名周邨記水在許州府襄城縣北

古曰亦名七里河

好聚鷸冠　遂周書知天文者冠鷸輿服志有建華冠記曰知天文者冠鉥述

知地者履絇子臧鷸冠是焉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鉥 說文鉥綦鍼也亦作鷸

南道應訓言其嗜而裁之未注云知天文之冠鷸鳥知木為述之服字鶩

又鷸之誤也史記趙武靈王效胡服曰鄒冠秫絀大吳之國也亦述之借鷸述

僖四傳有鷸一名述知天將雨之鳥鷸之收

因聚故有文身可臧之病在好聚不為非法之服

有賓拜焉　賓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諸侯拜

賓之證知宋為二王後得以賓禮待之尚天子亦拜之也

省視官具于汜　周官宰夫職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

牲皆具史記魯仲連傳天子巡守諸侯避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

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四

吳 沈欽韓學

僖公廿五年楚人圍陳 杜預云子玉稱人從告按此亦賤楚而略其辭耳至桓

文之伯歟楚日張駸駸志凌上國聖人亦不能不隨時事而詳其文使春秋

之法大易消長之幾也

公會衛子莒慶 孫覺曰衛侯稱子衛文公卒未踰年也惠云杜預既葬除

喪之說于此不可行故作逆詞按預以傳言脩衛文公之好故借之述父之志

夫述父之志美事也何以反稱子則云降名書子以善之以降名為善則杞

滕之降爵為子寧是有善可稱其文君閔凶不遑欲譏其短者之說是

據白虎通云父殁稱子某者屈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

稱君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

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

以上公羊家說又出禮疏准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二時一是

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于

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是三條諸家均無既葬除喪之事也

戰于阪泉之兆（史記五帝紀括地志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媯州懷戎縣東五六

五里至涿鹿東北与涿水合方輿紀要媯川在延慶州（今屬宣化府）東十五里志

云即古之阪泉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歸藏曰昔黃帝与炎神爭鬭涿鹿之野

將戰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帝王世紀曰与神農氏戰于阪泉之

野三戰而克之

于臨城）水經注沙溝水又東逕臨城北叔太 妹于臨城 是而詳臣十一年

王季醴 釋文石經並作此字 字書醴為初覲時事亦合 聲若大行人司儀及

聘禮本字 明後人因杜注誤解 似本遂改字為饗

請隧 喪大記凡封用綍 注封周禮作窆 窆下棺禮 惟天子葬有隧 檀弓公

室視豐碑 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 豐碑斲大木為之 形如石碑 於椁

前後四角樹之 穿中於閒為鹿盧 下棺以繂繞 天子六繂四碑 前後各重

鹿盧也 如鄭此注 則天子亦用綍懸窆 如禮周官遂人職及葬 帥而屬六綍

及窆陳役 鄭司農云 窆謂下棺時 遂師職 及窆抱磨 鄭司農云 抱磨

磨下棺也 擁磨即鹿盧也 既周禮亦是懸窆 若隧道 故賈疏于遂人鄉

師下並云陳役者天子六綍四碑 背碑挽引而下 蓋秦漢始有隧道 賈

疏準時事言之 鄭注喪大記仍用賈說 并兼說隧 六隧 於周禮天子[illegible]

宋鄉六隧惟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然魯人三郊三遂此甚遂也其宋得之隧耶

陽樊 一統志陽城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南紀要西南十五里

好於南陽 水經注引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一統志南陽城在衛輝府獲嘉縣北蓋南陽總指河內之地而一城僅築其跡也

伐鄀 方輿紀要丹水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古丹水二百步本古鄀國又為商密地

戍商密 水經注丹水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春秋之三戶表記云三戶城在內鄉縣西南

過析隈入 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按玉篇隈水曲也其秦人

過析隈丹水出過師以威戎兵之路總要者析隈山在鄧州南七十里其俗

人傳會

趙衰以壺飧從徑 餒而弗食説趙衰以其鄭子壺飧而從劉炫于此傳故

徑為經語徑歷仇餕屬下讀

廿六年至酅 一作嶲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

如楚乞師 諸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于蠻夷而楚乃儼然圖伯矣書

秋者之為覆霜堅冰之戒孫復曰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

夷狄

滅夔 方輿紀要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 歸州今屬宜昌府 名勝志地在夔沱上

寢宝如縣聲 服云言宝居皆發撤榱桷在如縣榮孔竟曰惡聲但言桷

左霍復按國語作楚章昭解与服孔同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磬于甸人鄭
云縣縊殺之曰磬以其縣而死異於磬與此縣磬義正合
以其不臣也注言其不臣事周室楚已僭號其後有叛周之心此言不臣
者以齊宋不肯尊事楚耳
又何祀焉按此處之共辭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王制孫以其
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者傳宋祖帝乙是也　紀邦
按二王後不祖始封之君以封國之義原為主先代之祀若以始封之君為
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仍絕故不為始封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封
封之則同別子為祖之義無疑也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
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以處之之然執論之雖居嫡長而不傳重則義同

支庶身不得以熊翔為禰其子亦不得以熊翔為祖也喪服傳文云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以其論之熊摯者公子之又是始封則夔之後世國世世以熊摯為祖矣於禮既不得祭楚之祖又不當捨夔自立之祖則夔之不祀祝融鬻熊又何責焉劉敞曰楚祖鬻融鬻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得乎禮矣是前人亦有見及此者豈夔之對楚使者辭不能正確引古以折之蓋禮教廢棄僻于荒樸難承其制而莫能言其故矣

廿七年齊侯昭卒 齊世家孝公卒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

楚人圍宋 杜預云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故稱人者猶賤之也傳

臧禮堂著

明之楚子杜預既謂楚主兵赴告之禮可據其君微者數孫復曰陳侯蔡

侯鄭伯許男不同楚者四國之君雖然從夷圍中國其罪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亦惡楚而不能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諸侯于薄

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然獨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不經楚之罪而不得

者而後見春秋之微婉概可見矣

傳 貫三人耳 說文聯軍法以矢貫耳也漢書游俠傳原涉因祖自得論貫耳

凍軍霸司馬使中山滑縣中庶刖乃沫頭

其不能以入矣 言決其敢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穎達謂亦不能入前敵非也

作執秩以正其官 韓非子南面篇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

一戰而霸 管子幼官篇王者不戰其次一之

廿八年 刺之 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戰于城濮　方輿紀要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地

楚師敗績　杜預曰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據子玉所將即楚師陳蔡以偏師屬於總言楚耳楚師敗晉猶不能支殊未覩其解任如不見耳眉云案不可喻矣者

于踐土　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按地志故王宮在縣西北十五里王宮城中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

于河陽　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

傳　自南河濟　方輿紀要棘津在衛輝府胙城縣北々者入延津縣延津二縣俱屬衛輝府黃河自新鄉縣界經此亦謂之石濟渠故南津亦曰延自南河濟即此津矣

盟于斂盂　方輿紀要斂盂聚在大名府開州東南

于裒斗）方輿紀要裒邑廢縣在雕州治故宋承匡邑之裒斗地一統志裒斗城在雕州西一里

積含于墓）周官墓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者萬氏墓地同處按史記墨守即墨亦用發塚之事以激怒其衆知戰國猶族葬也

三百人也）曾鳳儀人詩後其子三百赤芾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且日既狀）杜預云乘軒者貴而狀卑者按吾說文曰誅觀狀以從鄭注唐高書云誅曹觀狀之不遠而伐鄭觀狀即觀骨駢之狀者貴其狀猶今之供亦也惡之先責其用人之過誅其陵誅其觀狀以示非報怨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邵實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又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猶所陌之陌三陌互出躍之度　鉞注　按漢書甘延壽傳

拔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呂覽適威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使之鉤百而

少及焉司馬彪莊子注以百為百反非也鉤百即所陌之陌猶諺盤馬蹄封以

此為巧耳

殺顛頡以徇于師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于是合諸侯大夫

於侍千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遂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

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况于我乎

其未素飽廣雅釋詁素本也字林素亦昔也

登首莘之虛方輿紀要莘城在開封府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或曰即莘墟也又

莘城在曹州曹縣北十八里元和志古莘仲國也今為莘仲集陳留之莘

去濮頗遠曹縣之莘差或近之

玉于衛雍一統志垣雍城在懷慶府原武縣西北五里即衛雍也

作王宮觀禮注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注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壁也

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鄭此注約巾車及司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姓及公侯伯子男之異也此大輅之服則金路袞冕知袞冕者以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注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言上公侯七命本應鷩冕今王所賜因在鷩冕之上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矣皆加則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袞者皆是加賜非制也孔疏謂文公所賜是鷩冕服也以言侯有武功兼賜戎輅則革路韋弁服也來

稱之制異見于後漢輿服志劉昭

受策以出）蔡邕獨斷策長二尺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按古制大略亦如此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是尋常覲錫皆有命書今命晉侯為方伯則有加策可知凡錫命內史讀之

出入三覲）鄭賓曰始至而見一覲也已去而辭二覲也字疑受策三覲杜鄭說非也當從楚俗之時則覲禮稱晉侯來以朝一也受策之後拜命于王二也聘禮食饗之後拜禮于朝三也其三字即在始覲又天子親饗意在待賓不主于覲皆不共爲受策又于館不于朝也

瓊弁玉纓 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獨斷云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髦前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文選西京賦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倏爚薛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則璿弁即金鍐在髦前故云又髦續志注徐廣曰金為馬文髦（刊本誤义為文）宋書禮志金為叉髦插以翟尾鐵或以金或以玉其飾不一也（宋史輿服志玉輅六馬者銅面插雕羽鞶纓）漢人說者師承如瓊弁玉纓為馬飾證據多矣杜預隨字乃强附會冠弁耶

孟諸之麋 元和志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俗號盟諸澤紀要云歸德府虞城縣西北有孟諸臺亦故澤地也

盟于宛濮 水經注濮渠之側有漆城或亦謂之宛濮亭一統志宛濮亭在

大名府長垣縣西南

風于澤 鄭注費誓馬牛其風風走逸王鳴盛後案曰牝牡相誘為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

七大旆旆左旗 疏謂左軍軍旗此七乘皆傳之稱然旗以為門大司馬職以旌為左右和和門以敘和出注云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大旆乃中軍所建大旆為表則所謂司馬建旗于後表表中也別以旗表敘左右今七其左旗置對中所樹表言之故曰七大旆旆左旗

常武子為殿 為衛侯相禮文子之弟子注殿相也疏殿鎮右左之承也

士蔡為大士 革子內篇為大婦獄訟訟不正者則秦士子牛存夫此大士書音泰

且使王將 杜注云月指孫林父不敢朝周喻王出將故書使右王王書以為將

于京師不過述職，職常不足以革動諸侯，故引儆王室以儆方岳，且省王躬

殊殊貴耳，豈謂跡大自嫌如王說。拒溫引兵以彥人情震駭，駭比乎異令

君侯有避嫌之心，王有異倫之勢，則仲尼不僅謂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

解經為求市僧界矣，矣之諸侯則亂世康彝之心，疑誤後學多矣。古者延致當

皆曰召。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曰雖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實請

傳令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贊曰職篇令召客者法酣，注召，請也。鄉飲酒

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此學之往但知君命召之召耳

廿九年介葛盧來　漢志琅邪郡黔陬故介國。寰宇記東黔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

北一百十里，古有國也。一統志黔陬故城在今萊州府膠州西南

盟于翟泉　杜用晉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故得盟于翟泉矣

救之逐戎周後即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為會盟之地矣水經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今蒼胡象矣後五年劉曜王彌入洛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于太倉西南也

傳會于呂衎之上 一統志呂平城在兗州府曲阜縣東南八十里按明統志呂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方輿紀要山史記索隱引此皆呂平鄉與昌陽縣接界故謂之為衎則當在呂平山也

傳閔之石僖列之黃帝為之東方衎氏之國是以為戲之解亦當之謂者無確知之所得張湛注引此傳衎首為之事

卅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杜預于元咺復歸之國人与元咺訟反殺

之以國人爲其黨後自相殘害由其胸中無是非之心謂文起非乃以春

秋之書法斷元咺之復歸惡之也衛殺其大夫元咺嘗其罪也何者衛侯待其

子伯主帥懷出奔國亦其國矣猶元咺猶將武係推其罪而復歸之而罪叔

叔武咺之義不可立于仕君之朝矣計惟寬身他國以出不言衛事斯此

危懷退藏之道我識不及此乃悍然[illegible]其君[illegible]致其[illegible]一

君復主一君國之大命在其掌握君之廢置殆如奕棋往知殺之易然每

侯不料叔之不可而反以去人之存己也身於居我不亡宜乎公子瑕捉於人手

立國之材因人之安危[illegible]福禍元咺殺也則亦及之而已矣不稱君衛侯

反國莫敢指之爲君也

晉人秦人圍鄭　杜預云以使微者圍鄭故稱人　惠云傳明言晉侯秦伯圍鄭　高閌曰晉為令之以何討也
經書曰人罪衆也舍不書晉以鄭其貳于楚去年會溫翟泉王今一不預盟
即加之兵春秋書以罪秦伯苟知我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
舍之經歸故俱貶爲人之

晉軍函陵　一統志函陵在許州府新鄭縣北十三里

秦軍氾南　水經注蒞陵之役水枝津東派為氾水左傳秦軍氾南所謂
東氾也　一統志氾水在新鄭縣東北之國

燭之武　水經注洧水篇　七里溝水又南歷燭城西即燭之武邑也當在新鄭縣東
南

許君焦瑕　元和志焦城在陝州陝縣東北百步　一統志瑕城在陝州閿鄉縣西

有昌歜　顧炎武曰歜字說文玉篇作歜徂敢切菖蒲葅也徐鍇據釋文作歜歜

六經之引說文云歜盛氣怒也此昌歜之書相傳為在感反不知其所由按玉篇

歜字含才六二切嗚歜也又徂敢切昌蒲葅也是歜為菖蒲葅今亦正文嗚歜

之字乃是歜耳呂氏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注菖菖蒲水草也

陳藏器本草曰菖蒲生石上之淚藉也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為菖蒲抑又

說苑曰文王好食菖本菹故鄭孫子號曰文王嗜昌蒲菹

白黑形鹽　周禮籩人職朝事之籩白黑形鹽注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

形謂之形鹽此朝事謂二祼後尸入室王朝獻后亞獻所薦之籩賈疏於

踐之名以少牢饋食下篇尊之上三獻後尸出後出迎尸主人酌獻尸婦贊者

執白黑以授主婦注云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雖儐尸先

用饋食之豆籩豆則用於事之豆籩侯賓以牲以牢之次亦熬

稻熬黍蓋八珍中之二也內則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

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注淳沃也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

熬蓋黍飯亦熬亦沃膏不可並名淳熬故異稱曰淳母而白黑二籩即其物

者若使其是稻黍亦入籩豆為餌不當在籩列又以為尸享賓必是滋味

之美且此稻黍鄭注亦云熬者即是淳熬淳母也其形鹽則鹽人職云

共苦鹽自有明文

卅一年猶三望天宗伯孫其義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

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

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春秋魯郊祭三

禮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岳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

山川故言三望鄭義則謂六宗在山川揆之虞書六宗之言禋山川言望揆之大司

樂王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歟鄭義以四望配四方故云嶽瀆之等又以祭大

祀是天神之類故後言司中司命等故下文有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宗似天神之祀地祇云祭一説星地祇不及之祭）

以祭山川則四望非山川明矣舊唐書禮儀志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五方上

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通典開元二十年夏至日祭皇地

祇于方丘嶽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星

天神之類附于祀天地祇之屬附于祭地（古今）故禮柔也然此三望蓋日月星矣

帝丘）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丘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里

傳）於曹地也）水經注濟水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又東逕乘氏縣西春秋傳僖公三十一年分曹地東傅于濟方輿紀要濟水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

宿于重館）水經注河水東逕重鄉城南一統志在兗州府魚臺縣西北十二里

晉蒐于清原）水經注汾水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晉侯蒐清原處一統志清原城在絳州稷山縣東南峨嵋嶺在縣南四十里亦曰晉原亦曰清原長五十餘里

相奪予享）紀年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丘續志注帝王世紀曰顓頊自窮桑徙商丘括地志以為宋州誤也宋宇記濮州顓頊遺墟亦曰帝丘亦曰商丘方輿紀要舊濮陽城東有商丘並帝丘之語以此傳證之知商丘即帝丘矣相因衛處其故墟故亦名

衛二年衛人及狄盟 杜預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按狄既處中國自有土地其所據義難審詳居其安置乎不地者史佚失之

傳將殯于曲沃 杜預云殯窆棺也按窆是葬下棺之名殯則菆塗西階釋文窆一本作塗塗之字是也禮殯于路寢而葬時朝廟曲沃宗廟所在就彼殯之以便於廟元和志晉文公墓在絳州絳縣東二十里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若出師時示以所為之事則鄭亦自有間諜偵告若志其潛使勞師于不知而往則軍士必將怨潰管子制分篇妄行則群卒困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出師千里必有爭鬪所過之處大國不敢犯小國不至全則鄭亦自知敵意在我如元和志鳳翔府東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東至鄭州二百八十里管子制分篇小征千里徧知之

名孟明西乞白乙）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曰申白乙丙也視

孟明視也按公穀傳皆云百里奚與蹇叔哭其子孫稱世族譜以百里孟明

視為百里奚之子

夏后皋（皋墓也）紀年帝昊一作皋在位三年子發在位七年子癸一名桀

通鑑外紀孔甲崩子皋立皋在位十一年

所辟風雨也）通典文王避風雨處即東崤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猶

道于嶔崟山南在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即後春秋時所由也

元和志三崤山又名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寧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三十

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絕

不異東崤 明統志在永寧縣北六十里

廿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愚云君帥師而以賤者告亦無是理也按杜預欲異于公穀兩家之妄生苦深而不得其理也陸淳纂例云淳聞于師曰晉文公未葬而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晉爲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滑又不恤孤則先公之業隳矣故不得人爲之諱許其以權變理異乎匹夫之孝也）

敗狄于箕（一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十里寰宇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杜預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曰按傳晉侯親師先軫死敵則將帥非郤缺也稱人者晉諱以微人告 彭翀按稱人不因郤缺劉炫規之是也然敗狄何所用其諱春秋亦無事用其赴自是史文異之）

上 傳言禮則脫 脫當為侻淮南本經訓其行侻而順注侻簡易也晏子內篇其動作侻順而不逆魏志王粲傳體弱通侻裴松之曰通侻者簡易也脫乃侻之借史記禮書凡禮始乎脫荀子禮論文脫為梲

上 乘韋先 猶聘禮之乘皮

上 且使遽告于鄭 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焉注今之郵驛也續漢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呂覽悔過篇遽使奚施歸告淮南人間訓作蹇他注云弦高之黨

上 脯資餼牽 脯資當為齎資旅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九家易曰資財也王弼曰資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也故以喻客館所須下言餼牽此不當及脯也

原圃具囿 元和志圃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 中牟縣今屬開封府 淮南地形訓秦之陽紆注云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 郭璞云今在扶風汧縣西 按職方氏雍州澤藪曰弦蒲注弦蒲在汧鄭司農云弦或為汧蒲或為浦 具囿陽紆弦蒲實一澤耳高誘謂池陽者誤 方輿紀要弦蒲藪在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

必伐秦師 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 蓋指此事為秦晉構兵之始 [illegible]

晉于是始墨 杜預云後遂常以為俗 顧炎武曰晉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後遂以墨為常則失禮甚矣 按晉于是始墨者謂自後喪葬遂有兵戎盟會之事遂援此以墨衰從事非謂居常亦用墨衰麻也閻子要經而服事

故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晉雖失禮不至如杜預所說也顧說失之

素服郊次 司服職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大司馬職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即引此傳哉郊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不置孟明於出師之釁為己之過

白狄子 杜預云西河郡有白部胡此漢末以後賊之遺種波部落特耳史記匈奴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苻堅亦謂鮮卑為白虜今蠻苗亦有以白為名者

見其缺耨 水經注涑水經冀亭南即郤缺耨處今寰宇記云今蒲州河津縣東十五里有冀鄉即其地也

卿以下三命 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命先茅之縣（方輿紀要茅城在解州平陸縣東南茅津上

一命命卻缺為卿（杜注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職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此云

一命為卿者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太守二千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者

亦未有軍行（以五軍印見有人故

公如齊拜（穀梁傳曰天王錫不往若國歸父來乃鄉報謝不加賜而報自見矣

杜傳文雅不著是非其連類觀之自足曉人宋之鄭伯[illegible]

以上乃秋出左氏云此者謂書法蓋見罪在是當處辨用學者宜細領會多求之德東中乃近代家

皆法惟其明諸本用陳見諸非孫徐昧宗自得之蘇子誠知言哉

郗城之下（元和志郗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

夾派而軍（派洪志及水經注作洈一統志派水源出汝州魯山縣西吳大嶺

東逕寶豐縣南又東入南陽府葉縣北又東入許州府襄城縣界入汝水北逕

檀弓沙河邵古注水砂口洲本

葬以後作主）劉原父曰葬以後作主為一句

卒哭而祔）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其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〻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按所謂卒哭者止無時〻哭者朝夕〻限以孝子思慕〻心無窮而一時〻序已過矣復終日泣血恐其不勝服者也杜預既創先者〻論孔穎達附會〻而云天子諸侯於此除喪全不復哭則周公〻經特為士庶人設忍矣哉

將祀于主）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蹤之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〻祔于廟祔已復於寢如祫祭祀主及廟相和故引為證也服注之將祀於主謂在寢矣然惟祔祭上得傳祭

〇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自然在寢祭之按公羊疏卒哭
主於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謂在殯處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
門左埋重處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
而入廟公羊鄭注檀弓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
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崇說公羊者鄭康成日中則作虞主之鄭君以之
傳之文經典甚明同皆是虞祭便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屬虞實近故從
公羊上條之于虞謂之虞主作主為祔而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
主按孔穎達疏調停兩家之說然公羊主義非也檀弓云葬日虞是日也以
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又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
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蓋前此皆以生時奉養之禮至卒哭後始鬼神祭之思

則知卒哭方作主者主以亟之祭事方成故曰成事實祭之時通不用主何
得云虞而作主乎又左氏之義本無二主桑主栗主出于公羊穀梁二家蓋
以檀弓云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以祔時不同主亦不可以誤說祔練近者二
主耳又推左氏特祀于主之義則祔祭之後三年喪終畢並在正寢而鄭注
虞禮云練而後遷廟崔靈恩以此義入三禮義宗孔賈並援穀梁爲證然
楊士勛疏云此雖爲練作主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
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從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
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
然故不從之是說穀梁者不以傳義爲然何休公羊注但云期年練祭埋
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初不言栗主便入廟則公穀二家與此傳亦無

也

烝嘗禘于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烝嘗禘于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于廟焉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注曾子問惟嘗禘宗廟俟吉也又曾子問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然則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禮十二喪廢祭議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母其伯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云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於死者無服則祭也欲釋按服其服所以稱其情也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于人緦之喪至輕也祭其祖禰至重而猶不許飾情而[illegible]吉三年之喪輕服者變除然哀戚未復冠緌未除何能改莊敬之容被

弁冕之服忘新者而修舊禮于故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為祖禰措器也審生者而不堪為其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譏其速以數二傳譏其未畢三年而吉祭此天下之通義猶不肯而共知杜預獨創反常之說于此傳云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文宗廟常祀非吉祭乎孔穎達遂奠之夫往而和之故其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强敷衍而引杜預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將從來經傳一概抹殺獨奉杜預為金科玉律其毒流于來若宋儒遂援杜曰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見張祺作傳通解經卷六）然杜預事之与左氏乖違預乃左氏之罪人蘇人不曾反復熟玩并反唇左氏臣矣觀服虔之訓則真左氏先師之旨夫亦可快然悟矣（賈逵義与服同）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元歷志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宋文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爲其年三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杜預云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按禮無天子使大夫會葬之事高閌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禮也天王雖有弔賵含襚之禮亦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也

會晉侯于戚 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里

遂伐緜訾及匡 一統志匡城在陳州府扶溝縣西水經注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匡居陳衛之間往往有異邑名

方輿紀要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者此鄭國之匡城也

君之虞亦也 韓非内儲說下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此與子上之言相類而春秋列國父子之禍每由于此也

役夫 管子輕重己霜降百蟲下陳露師爲下通謂之役夫列子周穆王篇有老役夫筋力竭矣晝則呻呼而爲僕虜

環列之尹 若漢之衛尉矣唐六典十二衛大將軍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今後人語之環衛官

始聘焉禮也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殷中

也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故君即位郕國有求於聘于我之國亦朝聘

于郕國西從我二義也

二年戰于彭衙 一統志彭衙城在雍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亦有彭衙亭在縣

東北四十里

秦師敗績 杜預云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按上傳云復使爲政則孟明實

正卿矣不書其名者秦僻在西戎初交中國春秋之記由略而詳故孟明

略于前而乞若于後不係貴賤也若謂非天子之命卿則屈完宜申詎

是天子所命孫又何備卿禮乃成其爲卿秦之卿禮不備故孟明雖執政而不成

卿禮究其不成卿禮之由杜預註知之者自非洞悉左氏得意而今適無由知之

孔之迷惑豈不可怪

丁丑作僖公主 此所謂緩作主也杜注曰十二年主作祔廟未當書之今書

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

及晉處父盟 傳有明文杜預云言使處父偏胡安國曰去處父之族非特為

魯諱亦責晉也

于垂隴 水經注垂隴城濟瀆出其北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

治故變垂隴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稱人者惡其兵連禍結無已也于秦自[illegible]尊

秦也

傳 翁之咍護以柔 殽役既新敗之有違送復追之仍違僖公年言其[illegible]

疾也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用大匡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　周書寶典解死勇于武

謂上不我知黙而宜乃知我矣　言好之黙人謂我居于上々不知也々死而不義則其見黙也宜彼黙々者真知我矣

書士穀堪其事也　杜預謂士穀非卿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按莊六年士蔿為大司空杜云卿官此言司空按宋之大司馬大司寇亦卑於司馬司寇亦孟孫為司空于當時皆為卿官此一矣晉之法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春之蒐將使士穀將中軍使士穀素非卿何能越次為中軍帥傳云堪其事者發士穀見于經々故亦對上盡以盟言其事與盡文異也杜

横加肊説以誣傳

文武不先不窋 此皆論合食時位次鄭注王制云夏無太祖廟疏引禮緯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焉不先鯀者鯀親未毀也親盡則鯀不在祫祭之列矣虞

仲子陵之誣 殷以契爲祖湯固不先周以后稷爲祖不窋以下皆在合食之列故文武不得而先之之據于此憒憒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宋二王之後不以殷封之君爲祖故祖帝乙也鄭始封在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 見夏官祭僕職 鄭因此有厲王之廟祠沿失之

廢六關 惠之廢家語作置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税行者故云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云其省擇廢其無擇鄭志答張逸曰

居置也

去織蒲 史記公儀休傳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作虛器 王肅曰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有故曰虛器按天子諸侯有大貞主君遷國國事故須寶龜大夫常事無所用也說曰虛器說苑權謀篇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此其事雖虛誣可證文仲時有此龜遂為臧氏世守也

取汪 方輿紀要同州白水縣有汪城一曰汪在澄城縣境

納幣禮也　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稱時、禮應抹傳故

言納幣禮耳主為僖公不專指文公事也天子之得失人自推究可知故亦

復言劉敞權衡左氏以喪娶為禮却是昌昧杜預謬誤閔公終又大謬也

穜实武曰卯從傳公之喪為十一月以前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而得書

閔已係

三年伐沈　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為葛陂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

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

秦人伐晉　此晉其楽也杜預言晉以徹者告則此晉也又楊晉告而不敢于秦

之奇耀郁前後狀將其辭如君

傳　取王官　水經注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元和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

又云王官故城在河中府虞鄉縣南二里又云在絳州聞喜縣南十五里按虞鄉聞喜地相連水經注云在今聞喜縣秦伯已濟河不當在同州

及郊 史記作郊西晉云郊音郊括地志南郊故城在澄城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

茅津濟 元和志大陽故關在陝州陝縣西北即茅津也

一年夫人風氏薨 定助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僭用禮夫人之事所謂屬辭比事也

傳 圍邧新城 方輿紀要新城在同州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按邧即元里也在同州府東北魏世家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

同盟 戚 續志汝南安陽縣有江亭故國嬴姓方輿紀要江城在汝寧府

眞陽縣東南江國也按此則江與秦本是同姓故秦伯於之出殺同盟故

言宗盟也杜解中

爲賦湛露及彤弓）按左氏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則天子當陽）蓋以天辯在人爲天下之高早隨陽而存任不當陽者臣子

是以當陽者君臣以是也

敵王所愾）愾說文引作餼怒戰也

五年　楚人滅六）一統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

傳）反過甯）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甯故曰修武方輿紀要西甯城在懷

慶府修武縣東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玉藻疏天子告朔于明堂其祭享于祖廟也

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又云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之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據彼疏以此最為詳明故錄之

（傳）敗范子萱　水經注萱澤四里南北三里古池也文六年范子萱即此澤林

續志河東臨汾縣有董亭聞喜縣有董池陂古董澤鄉此與劉昭注合

為一杜注汾陰當作臨汾一統志董亭在蒲州府榮河縣東

汾舊澮 說文澮濁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濱水曰澮按水停則濁敗

致民疾苦下水地方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難水污民心易則折

無邪又楚語云微煙易火行井易水所以去穢毒 其水大污民 苦人諸政之亦免疾疾

以為政之濟擾治理政正鑑會杜表而行鄭書並說之矣

為殉 秦本紀武公二十年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按穆

公武公之弟子德公之子其殉葬已在二世矣

決不遺其之禮以行 劉炫云聘使之法自須遵遺表之禮而行防其未然

如非是聞晉侯有疾故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人君出竟有

戰廣[illegible]選旨

者備則人臣出竟亦預處其事尚書並矣聘使當主賓二國聘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之去衰而出惟稍受之此遭己國之喪也

辰嬴賤班在九人 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在九人所當爲末其他則皆賤妾給使之者矣

使殺諸郫 續志注引博物記曰河東垣縣東九十里有郫邵之阸賈季迎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郫郫邵據殺諸郫者殺賈季所使之人也一統志郫邵廢縣在懷慶府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古曰郫亦曰郫邵亦曰邵亦府志云爲邵原鎮

侯官也 將相之重人君所令承請問之下而論其人之堪與不如季支之告

魏文侯之可也迨至如莫人將寘于家國則如白圭之謂忠施者亦可也均

是醜類賢否相害固已茂弟施今且已叔秩受官而以一人之見更張之

使其出于公正已為侯官漸至無君不可以訓也況以己之親昵厚爵

而私焉者乎國君用人猶不可以私陽子擅之其罪可誅其禍自招故侍

曰侯官登州託素為謬其戒以教二家遂為世虐之詞以欺世誤時左氏

學未行今之從之猶時可也至宋如劉敞胡安國輩不信左氏實錄而務於

二家之曉解亦可謂善人心矣

七年（遂城郚）水經注泗水西逕卞縣故城南又有郚鄉城水出二邑之間逕

郚城北東通之郚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故卞城南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按趙盾身為政卿主君大事擅發其謀中易其儲

晉國殺于亂秦禍由此深春秋書法為謀國不臧者戒

盟于扈 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文七年盟于扈者是也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是也方輿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傳 步招御戎戎津為右 注云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 按如杜言則晉之出軍原是揭聲以逆雍為名秦人猶信其為逆雍來故受紿而敗非是先主御右後變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之也御右自假設以掌逆君之計為紿秦之術

玉于刳首 一統志刳首在同州郃陽縣東南按刳首作郃玉篇郃下孤切秦地方文苑後漢衛敬侯碑陰文曰城惟解梁地即郇首

及鄢陵 此別一鄢陵應在城陽非穎川郡之隱陵也顧棟高謂在沂州府沂水

水所地不知何據

叔仲惠伯 禮記疏引世本桓公生僖叔牙々生武仲休々生惠伯彭々生皮

為叔仲氏

八年 盟于暴 路史暴辛公采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

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陸淳纂例曰遂者事畢復者未畢要歸往文云不至則其事不共無待言矣傳云以幣奔莒則是將幣贈天子之幣以充私橐無君之命莫有大于此者往已不敢復魯國 經云復者返于魯境以往莒耳

傳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按申與虎牢皆是鄭地衛々國于帝丘在東郡濮陽安得其境至虎牢傳言歸衛地遂并及鄭不言鄭者以申與虎牢

易明也服虔謂鄢之于鄭若是棄棄之云中地書在開封府汜水縣界

取武城史記正義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鄭縣東北十三里華州志武平城在州東十七里

皆貴之也按兩人內困于君夫人外逼于強族昭公又昏庸雖稍有知於無可施設一死于宮一殺其節徇義以成[illegible]之劉敞以年之後而加甚焉謂此二人皆識之且云華孫殺之華孫逐之明此二人之無能不知其所據者何書以殺死逃于楚出坑儒之後劉敞乃首唐[illegible]今年行學定著之後未亦愚矣

九年葬襄王杜預云卿共葬事禮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于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

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于無賵
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晉于天下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鄭
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
吏不討恤所無也是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之謬
侯不得奪其所守蠢責自違其傳　欽按隱元年傳云天子七月而葬
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非如周葬襄王不書
例也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隆
且隆如是待於此違之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金
求者非禮而譏衛之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其爲非禮何待言乎　以
求金之故而如京師共葬雖遠得臣亦非求心傳意微而顯而杜預不之究剖

爲讒說

傳）楚子師于狼淵）水經注潁陰城西南狼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里左傳師于狼淵寰宇記狼淵在許州長社縣

克壺丘）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地一統志壺丘城在汝寧府新蔡縣東南

雖不當事）當事謂欽及啓疆而葬

十年

次于厥貉）彙纂云當在陳州項城縣

傳）取北徵）漢志左馮翊有徵縣元和志同州澄城縣文十年秦取晉北徵即此城一統志徵縣故城在澄城縣西南同州志縣西南二十一里

使爲商公）商州志楚商邑今商洛鎮在州東八十五里

渚宮 亦作注江陵縣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紀要之荊州府治楚之

渚宮地

右盂右盂 盂和迂也之齊盂圍陳也或曰右右和稱州外依說在上李悝與

秦人戰謂左和右和是也之曰左右甄晉書周訪傳使將軍李恒督左甄

許朝將右甄文選海賦注引鄭君曰甄表也

期思之 一統志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西北某某云西北七十里

麇之逃歸 御覽引類聚釋例曰麇在當陽之輿紀要麇城在安陸府志

陽縣東南六十里按等十一年錫穴之文書在上之鄖陽[illegible][illegible]府界相符矣

州鄖鄉又引十道志曰鄖鄉縣本漢錫縣古麇國也此是紀要錫其城在鄖陽府西界

古麇國地